



老公是个“园艺家”

■刘海涛

自从买了新房，老公压抑了几十年的热情终于迸发，其势磅礴，不可小觑，当然，不是对新房，更不是对我(十几年的夫妻做下来，我俩早已是左手与右手的关系)，人家的激情与眉眼里的笑，对象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房前的小院。

买房的计划由来已久，迟迟未定的原因是因为男女主人的意见分歧。我喜欢套房，门一关，“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它春夏与秋冬”。

老公喜欢的是平房小院，一壶清茶，两棵果树，三畦青菜，沐春风，观秋月。两人唇枪舌战，势均力敌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计划搁浅。正无助间，喜讯来临。附近一单位开发楼盘，一楼附送一小院。看房时，我眼前一亮，三室两厅两卫，布局合理，光照充足，老公则不动声色；看到小院时，老公的眼瞪大了，什么小院，足足二百多平方，都能养马了。按捺住满怀的喜悦，表情肃穆地签完单，一进家门，老公的嘴便再也合不拢

了：走，请你吃饭去！

装修的时候，老公是甩手掌柜，美其名曰是对我的充分信任，但对小院，他却上了上的一百二的心。哪里硬化，哪里打井，哪里栽树，哪里种菜，画了图纸，一处一处做好标记，请工人照着做。这些还都是基础的工作，等到搬了新家，2012年的春风一吹，我才发现，身为业务员的公公除了营销方面的才能外，身上还蕴藏着那么多园艺家的细胞。

先是种树。院子一大，三两棵树已不能满足老公的梦想。先是两颗紫玉兰。三米多高，手臂粗细，枝条上缀满了花苞，像两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立在大门两端。随后住进的是香椿树、桃树、杏树、梅子树、葡萄、枣树。同事告诉我，栽了枣树就不要栽柿树了，枣、柿，找事！我刚告诉他，他回头就弄一颗柿子树栽上，还说自己是纯粹的唯物主义者，不信邪，并讨好道：咱家你当家，只要你

晚饭刚端起饭碗，他又宣布，让我中止晚饭后的广场舞锻炼，和他一起去同事家挖无花果树去，并再三强调：是你爱吃的无花果树啊！栽棵树都打上了爱的旗号，你说我是去呀，还是去呀还是去呀！唉，没办法！

树栽上了，虽然还是光秃秃的，没长出叶片。空荡荡的院子里却有了不少生机。然而天公也是不作美，已入三月了，还不普降甘霖。老公开始给我布置任务了，给树浇水。并反复强调，不是欺负弱小，是本着平等公正的原则，因为挖坑栽树那么累的活他都干完了。于是，一到晚上，老公就背着手，喜滋滋地看着我一盆一盆地从卫生间里端水，我若是累得呼哧喘气，他就更高兴：这样，吃起果子才香甜吗！

浇完水，老公又想点子了。不行，这是生地，要上肥。开着车出去转一圈，带回两袋磷肥、两袋有机肥。人家交待，磷肥一亩地半袋。院子可劲也就三分地，再除去硬化的

路面，最多剩二分，他倒好，四袋肥全撒地里了，白花花一片，像刚下了一场雪。活生生地上演了一出“拔苗助长”的现代版。

有着丰富种地经验的婆婆大人视察了小院，得出了结论，树太多，结不出好果子；肥太多，会烧坏树苗。老公不信，还在到处寻觅好的苹果树、梨树苗，又给我商量到底要不要种两棵琵琶树。我的神呐！我扪胸叹息：幸亏钱少，要买了一两亩的大宅子，指不定折腾成啥样呢！

虽然婆婆早已预见后果，但看着老公俩眼放光，一脸憧憬地给我描绘花果飘香的美景，我也不忍泼他凉水。想起《经营婚姻》里叶小鱼的哥们儿为他支的招：要保持良好的婚姻状态，就要用放大镜找对方的优点。我还是由衷地夸了一句：“老公，你真是园艺家！”

“那是当然！”老公毫不谦虚，竟然背着双手，腆着肚子，眯起那双小眼睛，一副很受用的模样。



对母亲最深的怀念

■军亮

今年农历三月三日，是母亲去世三周年纪念日。我常听老人家说，去世的人三周年过后，灵魂就去了天堂，从此消失在亲人的记忆中，活着的人从此就不再哀悼了。可对我来说，却从没有这种感觉。想起母亲，仍常使我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因为我从未停止对她老人家的怀念之情。

上世纪30年代初，母亲出生在郸城张宪乡洪河北二公里的郭竹园村。在旧社会，母亲8岁就帮姥姥挑水、拾柴、做饭，两个哥哥长她三四岁，很小就开始耕地种田，吃尽了苦头。母亲17岁时经人介绍，嫁给了我的父亲。

为养家糊口，父亲给人家打长工、打短工，什么活都干。母亲除了帮助干一些地里的活外，家务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。父亲脾气暴躁，而母亲有着坚强的性格，

默默承受着艰辛和痛苦，有泪一直往肚里咽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我们兄妹几个相继长大成人，母亲也度过了人生中的艰难岁月。就在那种生活条件极艰苦的情况下，母亲仍供应俺兄妹几个相继都上了学。母亲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掐辫子做草帽，由于长期劳累，母亲患上了肺心病，常常咳嗽不止，每逢冬天就喘不过气来。但母亲仍一直干活，争取让生活有所好转，让我们几个都能成才。有付出就有回报，1973年我高中毕业去粮管所工作，1974年大弟高中毕业在供销社工作。

在我记忆中，母亲对请求帮助的人总是尽其所能，只要能办到的从不拒绝。上世纪70年代，我家有个丧夫带着两个孩子的邻居，家庭生活非常困难。母亲总是节衣缩食，从自己口粮中挤出来送给她一

瓢半斗。每遇到这种情况，我总是心疼地对母亲说：“咱还不够吃的，你还送别人。”这时，母亲总是摸着我的脸说：“孩子，我看到人家困难，就心疼得吃不下饭，咱们少吃点，省着点就过来了。”母亲还经常拿出我们的破衣服去接济缺衣少穿的人。她常说：“人心换人心，好人得好报，吃亏人常在。”母亲的一言一行、一举一动感染着我们兄妹几个。在我心中，她是我们最好的启蒙老师。

2008年底，母亲突然感到身体严重不适，咳嗽、高烧越来越严重，吃药打针均不见效。我立即把她接到县城送到医院检查。检查结果使我惊呆了，医生暗示：肺部长个瘤子。顿时，我眼泪都流了下来。去省肿瘤医院一检查，病情果然如此。从此，我们兄妹几个就再也不离开了，日夜轮流守候在母亲

身边。母亲看出有些异常，就问：“是不是我的病瞧不好了，要不然就不要再瞧了。”

母亲的话像一把钢刀扎在我的心上。我说：“没有啥，不就因为天气冷咳嗽哮喘嘛，吃点药打点针就好了。”话虽这么说，全家老少、亲朋好友时刻提心吊胆，放心不下。无论医生如何挽救，翌年农历三月三日，母亲怀着对生的希望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走了，但她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面对困难不低头，甘于吃苦，乐于奉献，生活俭朴，勤劳持家，母亲的优良品格时刻影响着我们。多年来，我们兄妹几个各自都有了的家庭和事业，这完全得益于母亲的言传身教，并使我们受益终生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吉城题词

策划：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：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：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稿：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稿：梁祖文

43.文庙内。
夜晚，演出开始，大毛登台演唱了张爱萍编写的儿歌《抗日三字经》：

人之初，性忠坚，
爱国家，处自然；
国不保，家不安，
为国家，务争先；
昔岳母，训武穆，

背刺字，精忠谱；
岳家军，奋威武；
打金兵，复故土；
……

听着台下热烈的掌声，小胖和二毛对哥哥羡慕不已，也自告奋勇，拉着手跑上舞台，奶声奶气地唱了一首《杀死东洋狼》：
狼来了！虎来了！

什么狼？什么虎？

东洋狼，东洋虎。
快吹号，快擂鼓，
赶走万恶东洋虎。
快磨刀，快擦枪，
杀死万恶东洋狼。
……

夜深了，众人散去，魏凤禧和洪波剧团的几位女兵在跳舞，教她们苏联红军的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

44.鹿邑县练兵场。
一阵集合号声响起，队伍很快集合起来，列队站在大操场上。

魏凤楼站在队伍最前面，他的背后站着一队威严的刽子手，操场前五花大绑两个人，是魏凤禧和他的卫兵。

45.抗日训练班教室。
尚飞趁人不注意，溜出操场，飞奔跑向抗日训练班，他直闯教室大声说：参谋长不好啦！快去看看吧！

46.练兵场。
魏凤楼：士兵兄弟们，我魏凤楼

治军最恨的是哈老海，搞女人，今天站在断头台上的是我老魏的弟弟，政治部主任魏凤禧，那一个是他的卫兵。(他停了一下，继续说)：有人反映，这两人昨天一个去大烟馆里

抽了半夜老海，一个和洪波剧团的女兵跳舞，喝花酒，还抱人家女孩。(魏凤楼又停一会)：士兵兄弟们，您说咋办？

台下(众口一词)：请司令明断，请魏大爷明断。

魏凤楼：按西北军的规矩，抽大烟的杀头，玩女人的挨四十军棍，军法官，执行！

说罢，就听砰的一声枪响，卫兵倒下；魏凤禧被按在地上，两位打手抡起军棍，砰砰啪啪打起来，无情的军棍打得魏凤禧嗷嗷乱叫。

突然一声：住手，不许打！

这声音从远处传来，刘尚飞带着张爱萍急急匆匆赶到。

张爱萍：魏司令，为何打政治部主任？

魏凤楼：抱着女兵的腰，还不该打！

张爱萍(解释)：魏司令，你忘了，魏凤禧可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，对面搭肩跳舞是一种舞姿，正常现象，这是一种异域文化。

魏凤楼：苏联是苏联，中国是中国。到哪山唱哪山歌。跟女孩子搂搂抱抱的，就是不行！

张爱萍：(指着凤禧)：站起来



春雨

■石留营

你曾从诗篇中走来
如烟 如雾 如尘
潜入杜子美的心中
打湿了
睡梦中花朵的笑靥

你曾从散文中走来
像牛毛 像细丝 像花针
融入朱佩弦的心中
绿色弥漫了整个世界

而今
你正从祖国的心脏走来
似琼浆 似甘霖 似玉液
沁入十三亿中华儿女的心中
必将浸润出
一个民族新的春天的到来

诗二首

■袁绍震

园丁颂

天上美景是彩虹
人间圣贤数园丁
造福万代向未来
蜡炬精神堪称颂
十年树木青山恋
百年树人父母情
喜看后继推前浪
遍地桃李相辉映

执教吟

呕心沥血为育芳
烛干丝尽又何妨
燃灯继晷书教案
舌干唇焦讲台旁
因材施教自有术
启发诱导岂无方
传道授业称己任
乐此不疲颂夕阳

吧，练兵去！老魏，咱俩回屋说话！

47.训练室内。

二人进屋，张爱萍边倒茶边说。
张爱萍：我说老魏啊，咱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的队伍，严格治军，是很必要的。但是对于战士们从农村，或者从旧军队带来的陋习，应该以教育为主，不能动不动就打就杀。我们对俘虏尚且宽待，更何况那些愿意抗日而又这样那样毛病的人呢！

张爱萍给魏凤楼倒上茶水，放在魏凤楼面前：老魏，你不是也在苏联考察过几个月吗？你没有进过舞厅，但凤禧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上过几年学，苏联红军每个周末都要举行舞会，都要请女学生陪伴跳舞。你说，他能受影响吗？再说了，你看凤禧每天头发一丝不乱，皮鞋擦得锃亮，衣服穿得板板整整，给战士们一个精干利索的感觉。难道这也不是好事吗？你总不能让所有的战士都跟你一样剃光头吧！

魏凤楼：顿开茅塞。参谋长这话你咋不早点给我说啊？教育为主，教育为主，你说得对，我听你的。

张爱萍：走吧，看他们练兵去！

(43)待续